

《新琼崖评论》：

琼崖革命期刊的领头雁

本刊特约撰稿 陈立超 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

“要将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，潜入琼崖青年的生活”

“琼崖人民是受重压最甚的一部分中国国民，琼崖是岛地，偏处一隅，交通阻塞，自从被反革命的军阀盘踞后，惨刑重税，敲剥不已，然而外面知道的人有几个呢？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是全部的，同时也是联合的，我们是琼崖革命的青年，我们为完成全体的革命，要将中国国民革命的意义，潜入琼崖青年的生活里面去。”

这是《新琼崖评论》发刊辞的原文节录，短短几句话道尽了时局的艰难和创刊的初衷。辛亥革命后，海南陷入军阀混战之中，社会秩序一片混乱，武人跋扈，压制一切进步思想，使得在琼崖本地开展革命工作十分困难。

1923 年，军阀邓本殷下令取缔学生运动，强迫解散琼崖学联，许多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青年，抱着追求革命真理的目的，纷纷离琼北上寻求发展，出现了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出岛求学热潮。但他们也逐渐认识到，内地出版的各类革命刊物鲜有涉及琼崖的相关情况，更缺少专门针对琼崖人民的革命刊物。当时在广州求学的琼崖青年知识分子数量最多，有七八百人之多，1924 年，琼籍革命青年杨善集、徐成章、周士第等乘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，革命气氛空前高涨的时机，在广州组织“琼崖革命同志会”和“新琼崖评论社”，出版《新琼崖评论》半月刊（从 25 期起改为月刊）。

同时期，王文明、冯平、冯白驹等人在上海成立了“琼崖青年社”，创办了《琼崖新青年》、《海南潮》、《琼崖旅沪学会月刊》、《南语》等刊物；柯嘉予、莫孔融等在北京，组建了“琼岛魂社”，创办了《琼岛魂》等刊物。

在琼崖出岛求学知识分子创办的各类刊物中，《新琼崖评论》坚持时间最长，发行面最广，影响力最大，它从 1924 年 1 月 1 日创刊至 1925 年 5 月共出版 30 期，经费由会员负担，刊物免费赠阅，编辑班子每季选举一次，连选连任，实行民主办刊。该刊不仅发表同志会成员杨善集、周士第、徐成章、徐天炳、洪剑雄等写的文章，还刊登了瞿秋白、恽代英、肖楚女等著名革命活动家的文章。

“然凡稍含血气之伦，莫不表示多少同情”

在省档案馆，仍保存有完整的 30 期《新琼崖评论》，翻阅这泛黄的文字，大量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观点载于其中，同

时该刊还以大量篇幅揭露、抨击军阀邓本殷在琼崖施行苛政，导致琼岛经济凋落、民不聊生的罪行，传播革命思想，以唤起民众推翻反动的军阀统治。

琼崖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，但在当时的琼籍知识分子中，对此的认识还较为模糊。面对这些错误的倾向，《新琼崖评论》连续刊载了多篇文章，对中国革命与琼崖革命的区别和联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，“只有将琼崖革命与中国革命，看成连带一件事”、“什么琼人治琼，什么八属主义，都是骗我们把戏，导你们入十八层地狱去为牛为马还不觉，何等凄怆！何等哀痛！”、“琼崖革命的同志必互相团结，而与全中国全世界的革命同志联合”。

针对琼崖人民有针对性的传播革命思想，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，也成为《新琼崖评论》的一个主要任务。如《为劳动节敬告琼崖工人书》反问：“琼崖的劳工朋友们！国内各地的朋友们能继起纪念劳动节示威游行；我们琼崖的劳工终不能出一声步人家后尘吗？”《勇敢的琼崖农民》指出：“国民革命，没有你们（琼崖农民），决难实现，幸勿妄自菲薄，依故保守了。”

期刊创刊仅一年，《新琼崖评论》就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海南岛上，为琼崖人民所喜爱。“我们对于宣传工作，已做了一个周年，从不敢说琼崖大多数人民都接受我们的感化；然凡稍含血气之伦，莫不表示多少同情。”可见，通过《新琼崖评论》长期的宣传，使得许多琼崖人民对革命产生认同，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革命队伍中来。

在批判琼崖人民国民性弊端

上，杨善集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他在《琼崖社会两种大病》一文中，直斥琼崖社会存在两种大病，一是宗法社会压迫，一是地方色彩太浓。他指出，琼崖各地分离破碎，“一县之中，又分出东区西区、南区北区的界限，一区之中，又分出某段、某村的区域。一村之中，村头村尾，打打闹也不得了，可恨也复可笑。”“受了宗法社会与地方色彩毒太重的琼崖人们，努力痛改。没有受过这两种毒的琼崖青年也籍以预防传染。”

1924 年 10 月 16 日出版的《新琼崖评论》，同时刊发了洪剑雄撰写、署名“剑雄”的评论《冯素娥拒婚的精神》及《为冯素娥女士拒婚运动事忠告琼东县长王大鹏》，并附上《冯素娥女士为拒婚运动致叔父运刚运佑书》，对琼东妇女冯素娥拒绝封建包办婚姻的行为表示大力支持，琼东乃至琼崖各县的妇女解放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。

杨善集和陈骏业关于品学与政治问题上的争论，是《新琼崖评论》开展的最为成功也影响最大的一次批判行动。陈骏业是琼东留沪同乡会的领导人之一，《琼东期刊》的主编。他认为政治是一口“陷阱”，斥责主张参与政治的人得了“做官热”。

杨善集坚决反对这种观点，批判“无政府主义”和“改良主义”。他先后撰写《再讨论品学与政治》《再同陈俊业君讨论品学与政治》两篇文中，旗帜鲜明地指出：“社会上的事业，没有能脱离的政治范围！品学修养是预备做政治运动的保脑丸，并不是预备做先贤先儒的；乃是预备入社会去，做澄清政治的运动，使政治入于进化的

轨道，免得受黑暗政府压迫。”揭露这种错误思潮的荒谬本质，吸引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。

“我永拜你为‘先觉’，永望你为琼崖救星”

琼籍出岛求学青年分布在全国各地，缺乏统一的组织，为了团结各地琼籍知识分子，为建立党组织做准备，新琼崖评论社还以刊物为载体，积极和各地琼籍青年组织联络。杂志社社员由最初的 20 多人，增加到 1925 年初的 260 余人，其中“学生占十分之一，军界占十分之三，农工商占十分之一，政界占十分之一，教员占二十分之一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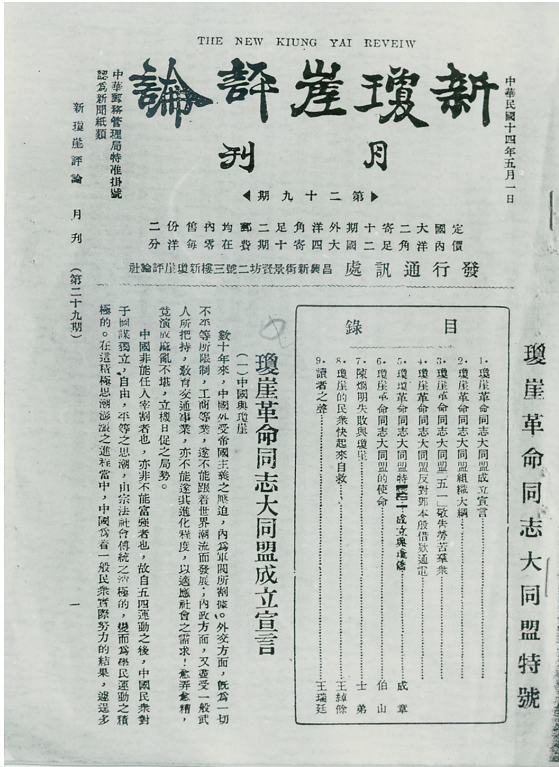
在杂志社的努力下，各地琼籍青年组织逐渐走向统一，他们纷纷效仿《新琼崖评论》，出版各自的革命刊物。上海琼崖新青年社称赞《新琼崖评论》：“你们没有出世的时候，我们琼崖的出版品不算少，但他们都已‘不幸短命’了！你们组织完善、主张正确，所以奋斗仅及一年，而响应者四起，南京有《琼崖青年》，北京有《琼岛魂》都是步你的后尘。”因此“我永拜你为‘先觉’，永望你为琼崖‘救星’”。

在新琼崖评论社的积极串联下，1924 年底，各地琼崖青年纷纷向广州聚集，筹划成立一个统一的琼崖革命组织。1925 年 4 月，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，由广州新琼崖评论社、上海琼崖新青年社、北京琼岛魂社等发起，在广州召开琼崖革命团体代表会议，成立了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，通过了《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组织大纲》，发表了《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成立宣言》。

会上，王文明、杨善集、周士第、柯嘉予等人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，先后参加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的有 20 多个革命团体，其中有新加坡、暹罗（今泰国）等地琼崖华侨所组织的革命团体。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可以看作是中共琼崖地方党组织的雏形，新琼崖评论社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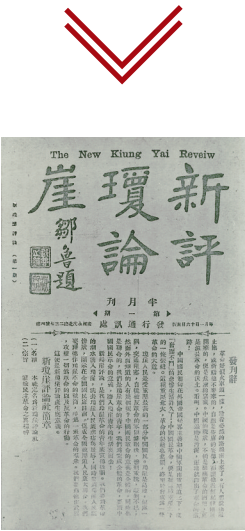
《新琼崖评论》是在国共合作特殊背景下产生的一本杂志，由于历史的局限，其不能公开宣传马列主义、共产主义思想，其社员也不是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。但杨善集、徐成章、周士第等共产党员牢牢地把握住杂志的控制权，以杂志社为依托，为建立中共琼崖地方党组织积极努力，取得了较大的成效。

1926 年 2 月，琼崖光复后，中共广东区委先期委派 100 多名琼籍青年回琼开展建党活动，其成员大部分来自新琼崖评论社。新琼崖评论社及其杂志在海南早期革命宣传中的重要地位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

《新琼崖评论》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后，琼籍出岛求学知识青年创办的一本最为重要的杂志。它以《新青年》为榜样，较为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琼籍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思想历程，其刊登的文章大多数能够结合琼崖的实际分析问题，逐渐成为当时琼籍人员创办刊物中的领头雁。

当时，大批琼籍青年在《新琼崖评论》的影响下接受革命思想，参加革命队伍，也为中共琼崖地方党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随着大革命形势的高涨，各地琼籍青年由分散逐渐转为统一。1925 年 6 月，以《新琼崖评论》社社员为主体，联合各地琼籍革命同志，在广州成立了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，《新琼崖评论》也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。



《新琼崖评论》第一期的发刊辞。